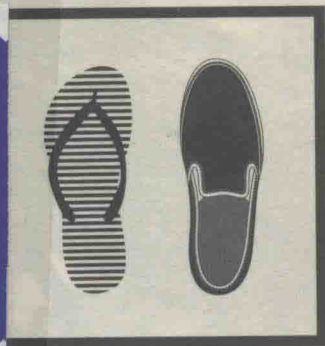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多田・行天



まほろ市民として生まれたものは、なかなかまほろ市から出ていかない。一度出ていったものも、また戻ってくる割合が高い。多田や、行天のように。

外部からの異物を受けいれながら、閉ざされつつける楽園。文化と人間が流れつく最終ての場所。

その泥っこい磁場にとらわれたら、二度と逃れられない。

[日] 三浦紫苑 — 著
田肖霞 — 译

MAHORO
EKIMAE

文景

Horizon

…… 町 登 接 孩 照 女 修 搬
記 送 子 管 友 門 物

まほろ市

おおげさに言えば、まほろ市は国境地帯だ。まほろ市民は、二つの国に心を引き裂かれた人々なのだ。
外部からの侵入者に苛立たされ、しかし、中心を指すものの渴望もよく理解できる。
まほろ市は、東京都西部最大の住宅街であり、飲食街であり、電氣街であり、書店街であり、学生街だ。スパーもデパートも商店街も映画館も、なんでもある。福祉と介護制度が充実している。つまり、ゆりかごから墓場まで、まほろ市内だけで済む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。

まほろ駅前

多田便利軒

真幌站前

多田
便利屋

[日]

三浦紫苑

著

田肖霞

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

[日]三浦紫苑 著 田肖霞 译

出品人：王 蕾

总编辑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卢 茗

封扉设计：@broussaille私制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：8.25 字 数：160,000 插 页：2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2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2893-4 / I·136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 / (日)三浦紫苑著；田肖霞
译.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5
ISBN 978-7-208-12893-4

I.①真… II.①三… ②田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3085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序言 | 真幌站前故事，关于忘却和记住

和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的邂逅始于2007年，当时三浦紫苑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。只知道此书获了直木奖，在不带先入观的情况下读完了封面印着“好彩”香烟照片的日文原书，既有微妙的感动，也有浅浅的诧异。这样一部带有强烈日本动漫风格的小说，居然坐了直木奖的宝座，究其原因，也许是故事轻盈却不轻飘，在细处拨动读者的心弦。因那种细微难言的感动，我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。

当年的直木奖评审之一井上厦说：“（本作）很好地描写了城市的风貌和人们的存在，是友情小说的佳作，也是清新的成长小说，让人不禁为之叹一声。”五木宽之的评语则是：“很棒的小说。但这位作家的本领也许在其他类型的小说上。我有种预感，她会有意想不到的七十二般变化，我相信这份预感，投了一票。”

三浦紫苑不负评审们的期许，在之后又写出了《哪啊哪啊神去村》《木暮庄物语》《编舟记》等佳作，其中《编舟记》更在2012年获得书店大奖。该奖项由日本全国的书店店员投票产生，具有很强的读者代表性和引导力。如果说书店大奖等于畅销书，并不为过。在三浦接连不断的创作下，真幌站前系列也并未止于

一本书，2009年的《真幌站前番外地》，2013年的《真幌站前狂骚曲》，均在日本创下不俗的销量。三部曲分别改编成影视，由瑛太和松田龙平担纲主演，更使真幌站前系列拥有了广大的受众。

真幌站前系列故事，说来简单，主要因素有二，城市与人。虚构的“真幌市”，据说原型是作家本人居住的东京都町田市。“真幌市不仅是东京西南部最大的住宅区，同时也是娱乐街，电器街，书店街，学生街。（中略）也就是说，从摇篮到墓地的一生，都可在真幌市内找到归宿。生为真幌市民的人很难离开真幌市。就算一度离开，重回这里的比率也颇高。”

所以故事的一开始便是“回归”。在真幌经营便利屋的多田启介，离婚无子，住在办公兼住家的旧公寓里，某次外出工作，他偶遇重返真幌的高中同学行天春彦。行天过去和现在都是个怪人，其怪法则有些变化。声称无处可去的行天住进了多田的房间，这一赖便是天长日久的样子。

便利屋等于是“万事屋”，预设的业务范围包括修理、打扫、搬运等杂活儿，人们不想干的家务都可以委托便利屋解决。实际上，多田便利屋的业务范围相当有弹性，多田和“助手”行天在真幌系列的第一本书里做了以下工作：给狗寻找新主人、接送孩子上补习班、监视和记录公车运营情况、收容逃避媒体骚扰的少女……看似杂活的工作伴随着似是而非的侦探性质，他们不断邂逅埋藏在日常中的小小谜团，为解谜做了大量业务范围外的“无用功”，结果是帮助了那些需要外力相帮却没能出声求援的人们。便利屋的存在，因此成了一些真幌市民从实务到内心的倚仗。

真幌站前三部曲是吵吵闹闹的轻喜剧，众多异色人物在其中

穿行。在风月场所工作的露露与海茜，格外老成的小学生由良，在母亲面前扮演好青年的黑社会头目阿星，对公车班次怀有执念的老冈……这群人和他们引发的故事如同一串色彩斑斓的珠子，多田和行天则是串珠的线。多田性格笃实，顾全身为便利屋的形象却时常崩盘；行天则特立独行，不在意他人眼光，也全无蹭吃蹭喝就该干活回报的自觉。尽管多田一直唠叨着让行天赶紧离开，实际上两个人形成了奇妙的默契关系，便利屋若缺了其中一个，都无法成立。模拟侦探的行径乍看搞笑，每当事件解决，读者会忍不住感到些微暖意，并对偶尔泄露一丝半点的多田与行天的过往惴惴好奇。是的，这是两名各怀伤痛的男子。务实如多田，不羁如行天，都曾在过去的人生中被损毁和伤害。活下去就意味着怀抱不堪的记忆而活，装作忘却，不去触碰。活下去还意味着记住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，记住那些短暂的温熙。

“幸福是会重生的。”这番话是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中多田的内心独白。而这番认识的产生，显然与不讨喜的蹭住人行天有关。就算多田不承认，他也在与行天的接触中被点点滴滴地改变着。随着故事的进展，多田认识到，“行天身上怀有某种黑暗的东西，他一直在同这东西进行殊死搏斗。”（《真幌站前番外地》）。“（行天）平时总显得没谱，装作对人情的微妙一窍不通。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他默默地观察着，有时做出大胆的言行，绝不放开那些濒临危机的人。一旦发生了什么，他就会不顾自身安危，守护别人。”（《真幌站前狂骚曲》）

也许是受到行天的潜移默化，多田从故事之初的自我封闭，显出了愈来愈浓的人情味，那是原本就存在于他内心的温厚善良。

“你还有机会去爱别人。你能把自己没能得到的东西，完全用你所希望的形式重新给某个人。你还有这样的机会。”（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）他对小学生由良的急切言辞，也是对自己乃至行天的呼喊。大道理说完，他又会开始对行天百般嫌弃，开启“便利屋和忠犬助手”的相互吐槽模式。

影视版的真幌站前系列，多田和行天的拥趸恐怕各占一半。多田的自嘲与寂寥，行天的黑暗与光彩，相互映衬下格外醒目，这也是系列三本书的魅力所在。有时候一则小说之所以动人，并非因为故事本身或叙事手段，更在于其中的人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三浦紫苑塑造了多田与行天这对搭档，是写作者的大成功，读过的人都会有所感。

时隔八年，作为真幌站前三部曲的策划编辑，有幸与多田和行天重逢，对当年的译文做出修订。真幌系列的后两部由前辈译者李建云担任翻译，她的译文活泼流畅，值得一读，在此表示感谢。我和同事一起编这套书，尽力让它以最好的面貌呈现，校读文稿的过程中，随着书中人物忽喜忽悲，感到自己与这套书和书中的两人，真是有某种缘分。也希望更多读者与他们相识，被他们感动。

田肖霞

2015-6

[目录]

- [零] 曾根田家老太太的预言
- [壹] 多田便利屋，生意兴隆 [1]
- [贰] 行天身上的谜团 [41]
- [叁] 干活的车，满身伤痕 [79]
- [肆] 跑吧，便利屋 [121]
- [肆/伍] 曾根田家的老太太，再次预言
- [伍] 事实，就一个 [159]
- [陆] 公车牌下，再相会 [197]

零

曾根田家
老太太的预言

壹

多田便利屋，
生意兴隆

零 曾根田家老太太的预言

“你呀，明年一定会变得很忙。”

年关将近，一个晴朗日子的傍晚，曾根田家的老太太这样说道。

医院里的谈话室安静极了。透过窗户，能望见枯萎的草坪和掉光叶子的树木。两台大屏幕电视都把音量调到了极限，一台在重播电视剧，另一台在放映赛马的直播。

聚拢在谈话室里的老人们各自挨着中意的桌子坐下，自然而然地分成两派，盯视其中某台电视。偶尔传来一声动静，那是老人把手探进从病房带来的荞麦小饼干的袋子，或是轮椅的车轮嘎吱作响。

“生意会变红火，对吧？”

多田启介一边把带来的长崎蛋糕切成一口大小，一边问老太太。曾根田家的老太太对蛋糕摆出虎视眈眈的神情。多田只放了两小块蛋糕到桌上的纸盘中，其余的收进保鲜盒里，叮嘱老太太道：“不能一次都吃掉哦，这些要等到吃点心的时间和室友们一起吃。”

他把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热茶倒进纸杯递了过去，老太太把

蛋糕在茶里浸一下，开始吃膨胀开来的蛋糕。

“你的生意和今年没什么两样。你是为自己的事情忙活。”老太太说。“说不定哪，是要和你的媳妇分开？”

我早就和老婆离了啊，多田暗想，但他只是沉默着听老太太絮叨。

“然后呢，你会去旅行，哭啊笑啊的。”

“旅行？去哪儿？”

“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比自己的心还要远。”

自从医生告诉老太太“您老人家说夜里出现的妖怪，实际上是您的心理作用哟”之后，她就不太信任自己的心了。多田想，那大概是远至国外、语言不通的某处吧。

“哟，阿菊的预言。”

突然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，多田扭头仰望身后。那是常在医院里碰见的老伯，正把点滴袋的架子当拐棍扶着站定。“咋办咋办？”老伯说着摇摇头，往电视的方向走开了。老太太把纸杯里的最后一滴茶也吸干了。

“总之你会变忙，也不大上我这儿来啦。”

“没这种事，妈。”

多田不知该如何接下去。我还会来，这样的话可不是他自己想讲就能讲的。为了打破这不自然的瞬间，他催促道：“差不多该回房间了吧。”曾根田家的老太太顺从地点了点头。

老太太慢吞吞地在走廊上往前挪，多田费劲地配合着老太太的步子。快九十岁的老太太佝偻着腰，身高只及多田的小腹。

病房是六人间，老太太的床位于一边三张床的正中。多田帮

着老太太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爬到床上去。端坐在床单正中的老太太看上去圆乎乎的，像个小小的大福饼。

把保鲜盒放在钢制的餐具橱上，多田打算说点告别的话。正好护士走了进来，多田冲对方点点头，就此错失了离开的时机。

“曾根田老婆婆，您有个孝顺儿子啊，可真不错。他又来看您啦？”

护士爽朗地朝老太太说道。她随即凑近躺在最里边的床上那位乍一看辨不出性别的老人耳边，高声喊道：“背痛吗？帮您换个姿势吧。”里边床的隔帘被迅速拉上了，传来护士帮老人翻身的动静，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褥疮。

曾根田家的老太太有着稀疏柔软的白发。多田俯视着她头顶的发旋儿，呆立了一会儿之后，终于还是对老太太开口道：

“那我走了，妈。新年快乐。”

“嗯。”

老太太小声回答。每当说再见，老太太都变得沉默。多田迅速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上。出了病房后回头一望，老太太仍像个大福饼般垂头发着呆。

要真是孝顺儿子，就不会把年迈的母亲放在医院里过年了，也不会委托不相干的人来看母亲。尽管这样想，可自己不过是个不相干的人，所以才能轻易地说些漂亮话。这一点，多田十分明白。

坐进停车场里的白色小皮卡，他彻底松了口气。不论把墙壁涂成多么明亮的乳白色，医院的空气总让人有些阴郁。

多田旋转钥匙发动引擎，等着空调的暖风出来的当口，他点

上烟。鼻子深处还存留着厕所的臭味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。他把车窗打开一条缝，把这气味和烟味一起释放出去。

从外套口袋里取出手机，多田拨打了对方的号码。铃响到第五遍时，传来一个中年女子的声音。

“你好，曾根田土木工程。”

“我是便利屋的多田。正敏先生在吗？”

“他出去了，医院的探视结束了？”

“是，刚弄完。”

“总是劳烦你呢。我会转告我先生的。”

电话被干脆地挂上了。你明年可能离婚，所以最好注意一下。完全没时间告诉她这话。罢了罢了，多田想，随即合上手机。老太太的话当然不是什么预言。那只是单纯的牢骚。

明天有五件帮人安设新年门松^[1]的委托，一件大扫除。多田发动小皮卡，返回自己位于真幌站前的事务所。

[1] 日本正月里竖立在家门口的装饰树。

壹 多田便利屋，生意兴隆

便利屋在一月和二月格外清闲。

这时候搬家的人也少了，冬季也没有需要拔除的杂草。尤其是当人们还没走出过年的心态时，生意近乎惨淡。过了元旦满怀轻松地和家人一起休养生息的时候，几乎没人会想让来路不明的外人到家里来干什么杂活。

要按往年，多田肯定是在事务所兼自住的老旧大楼的单间里懒洋洋地睡过新年。可今年有点儿不同。在元旦前一天，突然来了一件照看小狗的工作。

到访事务所的女人四十出头，两手提着行李。分别是手提包和红色的塑料宠物旅行箱。多田请她往待客区的沙发落座，女人谨慎地拂掉沙发上的灰尘后方才坐下，她对该把东西搁在哪儿困惑了片刻，最后把手提包搁在膝盖上，宠物旅行箱则放到地上。

“突然定下来的，我们全家要回我先生的老家探亲。”女人开口说道。“宠物旅馆的预约都排满了，要是把狗带回去，我先生的母亲有哮喘，所以不能养动物。大过年的，托邻居照看狗也觉得不好意思，想来想去……”

“这样啊。”